

海岩

电视文学剧本全集

现代出版社



第一集六合傳媒公司白天陳可從出租車上下來，六合傳媒公司的司機看了看推銷人強海成，強海成說：「陳可，你認識強海成嗎？」陳可老實地答道：「老余是文學劇本的要求是很嚴格的，你以前寫過什麼？」陳可答道：「主要是寫小說和散文這兩年才開始寫劇本。」陳可走進一臺電梯，電梯載着他向上升去。六合傳媒公司總裁辦公室白天陳可的推薦信抬頭說道：「老余昨天給我打過電話，推薦你你和老余怎麼現在影視市場競爭這麼激烈，我們在這個時候殺進來，出手一定要高，所以劇本寫過兩個都市愛情題材的劇本，第一個審查的時候沒通過，第二個通過。」

平 淡 生 活

海岩 著
现代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平淡生活/海岩著. —北京: 现代出版社, 2004

(海岩影视小说全集)

ISBN 7-80188-417-5

I. 平... II. 海... III. 电视文学剧本—中国—当代
IV. I235.2

中国版本图收馆 CIP 数据核字 (2004) 第103828号

平淡生活

监 制: 何 悦

责任编辑: 张 晶

出版发行: 现代出版社

地 址: 北京市安定门外安华里 504 号

邮政编码: 100011

电 话: 010-64267325 64240483 (传真)

电子邮箱: xiandai@cnpitc.com.cn

印 刷: 北京北方印刷厂

开 本: 925×645 1/16

印 张: 32.125

版 次: 2005 年 1 月第 1 版 2005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

印 数: 1—7000 册

书 号: ISBN 7-80188-417-5

定 价: 25.00 元

版权所有, 翻印必究; 未经许可, 不得转载

第一集

平
淡
生
活

六合传媒公司 白天

陈可从街边的出租车上下来，站在六合传媒公司的门牌前看了看，推门走了进去。他走进一台电梯，电梯载着他向上升去。

六合传媒公司总裁办公室 白天

陈可拘谨地坐在六合公司总裁强海成的写字台对面，目视着坐在大班椅上的这位微胖的男人。强海成潦草地看着陈可的推荐信，抬头说道：“啊，老余昨天给我打过电话推荐你，你和老余怎么认识的？”

陈可老实地答道：“啊，老余是文学版的记者，所以认识。”

强海成点点头，说道：“我们六合传媒公司刚刚成立不久，现在影视市场竞争这么激烈，我们在这个时候杀进来，出手一定要高。所以我们对剧本的要求是很严格的，你以前都写过什么？”

陈可答道：“啊，我以前主要是写小说和散文，这两年才开始写剧本，写过两个都市爱情题材的剧本，第一个审查的时候没通过，第二个通过了，也拍了……”

强海成打断问：“叫什么？”

陈可：“叫‘永远的爱情’。”

这时，一位秘书模样的人敲门走进总裁室，报告说：“强总，《大顺王朝》剧组来了几个人，好像是关于片酬的事和制片主任打起来了，非要见您不可，说是要公司给个说法。”

强海成不耐烦地：“《大顺王朝》？关机饭不都吃完了吗，怎么还扯出那么多事啊，你叫张总处理一下吧，你就说我不在。”

秘书出去了，强海成转脸对陈可再问：“永远的爱情？好像没听说过。”

陈可：“啊，那个片子发行得不太好，只在地方上一些小台播过，所以影响不大。”

强海成：“噢。古装戏你能写吗？”见陈可面有难色，他接着说：“现在好的古装剧还是好卖。特别是皇帝戏、清宫戏，这风头还没过呢。或者警匪戏、公安戏，也行。公安戏，再和反腐或者反黑挂上点钩，沾点主旋律，片子就能卖到黄金时间主流频道去，那价格肯定就不一样了……”

陈可为难地：“公安……那方面的生活我不太熟悉……”

强海成：“喜剧呢，你写喜剧怎么样？写不出《我爱我家》那种隽永的，写个《还珠格格》那类闹腾的也行，也是眼下时兴的一路。我告诉你，电视剧本本来就是大众娱乐，本来就是文化快餐，就是商品。一沾商品二字，‘消费者就是上帝’的规则放之四海而皆准。这年头老百姓下了班打开电视就图一乐，所以搞喜剧的一般都不会亏的。”

陈可：“喜剧，我没试过。我挺缺少幽默细胞的，而且，写喜剧比写正剧，得有更大的才气。喜剧恐怕我写不好。”

强海成沉默片刻：“啊，当然，爱情戏也行。不过都市言情这类题材现在太多，都写滥了，写出新意来可不太容易了。你要还写爱情戏的话，就写点纪实风格的吧，写点社会底层小人物的情感，情感纪现实在也比较流行。你可以去找找老余，他们报社肯定有很多读者来信，他们专门有一个情感空间版，净登一帮痴男怨女的爱恨情仇，老百姓还挺爱看，你可以从那里边找点素材，找点灵感。哎，我们付费的标准老余跟你说

过吗？”

陈可摇头：“啊，没有。”

强海成：“咱们第一次合作，我们对你的能力也不太了解，所以我考虑你每集的稿酬先从三千开始。现在能写的编剧挺多的，好多年轻编剧写的本子，只要能拍，不要钱都干。”

这时又有工作人员进来向强海成请示：“强总，联成的王总又来电话了，问他推荐的那个祁娜到底能不能上那个角色。他说……”

强海成皱眉问：“哪个祁娜？”

工作人员：“就是上次王总在顺峰酒楼介绍给你的那个，点着名要上《东流水》。”

强海成：“《东流水》的演员都没定呢，她要上的那个角色已经有四五个人盯上了。你告诉王总，角色现在一个都没定呢。你先应付他一下。”

工作人员点头称是出去了。强海成才又转脸面向陈可：“咱们说到哪儿了？”

陈可：“噢，我以前，给其他公司写剧本是四千一集，您看能不能……”

强海成：“今年的情况和去年不同了，前一阵电视剧投资不理性，盲目上的片子太多，连着好几年生产供大于求。再加上现在电视台频道合并，有线台不独立了，节目需求哗一下就下来了，去年一年全国申报七百多部电视剧，今年只申报了四百多部。电视台的收购价格也都下调了，所以不光是剧本，从导演到演员，价格全得降。这样吧，三千一集，税由我们出，三千你干拿，行不行？”

陈可无奈地：“好吧。”

一家街边饭馆 晚上

陈可约了记者老余在这里吃饭。他从皮包里取出一叠信件，隔着汤罐上飘浮的热气递给了老余。

陈可：“这几封读者来信我都看了，其中有一两个事还是

挺有戏剧性的。我按信封上的地址找他们见面谈了谈，谈完后……感觉不是特别理想。”

老余一边喝着汤一边问：“怎么不理想？”

陈可：“六合公司这次要求我写点下层老百姓的生活，可你们这些读者大部分都是外企白领，年纪大的是老板，年纪轻的是小资，年纪半轻不轻的是布波。和他们谈，观点感受都是一套一套的，可具体事件具体细节太少了。他们谈出的那点事，加起来就够写两三集的，可六合公司跟我签的合同是二十集。电视剧不够二十集很难卖出价钱来，什么贴片广告都不愿意跟上去！”

老余同感地：“那倒是，能给报社写信的，大多是知识分子，就那么点酸事，能说得一唱三叹的。”

陈可：“哎，你还有没有其他线索了？”

老余：“其他？没有了。”

陈可：“你们当记者的，上至名流显贵，下到引车卖浆，三教九流你们都打交道，你再想想，怎么会没有了。”

老余想了想，拿出手机在上面找了一通号码，然后说道：“实在不行，你去找找这个人吧。”

老余说完就打电话和那人联系：“喂，麻烦你找一下丁优……”

手机信号可能不清，老余离开餐桌换了个方向，在电话里和那人拉扯了半天，唧唧咕咕说了些意焉不详的耳语，才算搞定。陈可从老余打电话的表情判断，那人显然不太积极。

老余回到座位上，对陈可说：“我给你约好了，平淡生活酒吧，你去过吧？明天下午四点，你们在那儿见面。我让她上台那儿找你，你们各拿一份《北京晚报》，免得互相认错人了。”

陈可：“平淡生活？我知道，那酒吧挺安静的。这也是你们的读者吗，你那儿有她给报社的来信吗？”

老余笑笑，说：“不是读者，是我在一家医院认识的。”

“噢，你们是病友？”陈可有几分意外。

“不是，她在那个医院当护理员。”

“护理员？”

老余解释道：“我有一阵在医院采访，和这人聊过。后来我又打电话约过她，跟她算是熟了吧。你去跟她聊聊，要是你有需要的东西，就聊下去，要是聊着没劲就随便扯两句然后走人，给她个五十块钱也就成了。”

“五十块钱？还要给钱？”陈可以为耳朵听错。

老余的表情很平常似的，顺手把那人的电话写给了陈可：“这是她的电话。他们这种外地打工的，你跟他们说什么都没用，给钱就行。我刚才已经替你砍过价了，要是只谈一两次或者两三次，每次就给五十，要是谈的次数多，每次给个二十三十也就行了。”

陈可茫然地，低头看看手中那张纸条，在那个毫无生气的电话号码旁边，却飘着一个精灵古怪的名字：

“优优，是女的吗？”

老余暧昧地笑笑：“当然是女的，发一男的让你谈半天还得付他钱，你还不把我骂死！”

陈可也冲老余笑笑，顺势调侃一句：“长得漂亮吗？”

老余又笑：“你到底还是去情感实录呀还是情感实践呀？要想实践我给你另找别人，起码找一门当户对有共同语言的好不好？别那么不开眼，见个外来妹就想入非非。”

陈可收了字条，举杯笑道：“君子不夺人之爱，你只管放宽心吧。”

平淡生活酒吧 白天

平淡生活酒吧隐蔽在一条小街的深处，看上去默默无闻。陈可推门进去，看到这里与往常一样，每个角落都有些晦暗不清，只有吧台被窗外的阳光投上一缕亮色，在那片纱雾一般的亮色里，孤零零地坐了一个少女，门外秋风乍起，可那少女仍然一身夏装，看起来有些单薄瑟缩。她背朝陈可，正在翻着一份《北京晚报》，听见门响，回头巡睃。她的第一道目光并未

投向陈可的面孔，而是盯住了他手中那份同样的报纸。

陈可向她注目，并示以微笑。

她马上还以微笑，却笑得勉强而又短促，甚至还有几分尴尬。在陈可看清她的面容之后，他猜测了她的岁数——也许她只有二十岁或者更小。她脸上的稚气增加了陈可的沉着与自信，并且让他很快找到了适合的语气。

陈可：“你是老余介绍来的吧，我们去那边坐好不好，那边舒服一点。”

他一边说，一边率先向里面的角落走去，语气中的成熟和主见，甚至带有一丝命令的威严。那女孩果然听话地跟了上来，亦步亦趋地随他走向里面的一张小桌。又随他在那张小桌的面前，拘谨地坐下。

陈可的语气虽然严肃，但面容始终和善，他用淡淡的笑意，竭力消除女孩的局促。他为她要了一杯果汁，为自己要了啤酒，然后，开始了交谈。他先通报了自己的姓名：“我叫陈可，我是个……写东西的。你呢，你就姓优吗？”

女孩说：“我姓丁，我叫丁优，他们都叫我优优。我知道你，你写的小说我看过。你说世界上真有你写的那种爱情吗？”

陈可笑笑：“有总归有吧，比较少罢了。”

优优老气横秋地叹了一口气：“也许吧，像我们这种人，就更碰不上了。”

“为什么？”

“因为穷啊。没钱，谁爱你呀！”

“也许，有钱的人会爱你吧。”陈可这样说，口气有些玩笑，其实并非玩笑。

优优笑笑：“我宁愿爱一个我爱的人，不愿意爱一个爱我的人。”

陈可也笑笑：“你爱的人也爱你，不是最理想吗？”

优优收了笑，没有接下去，停顿了片刻，突然问道：“今天咱们就谈这个吗？”

陈可把一只笔记本从包里取出来，说：“呃——我想，先

谈谈你的家吧，你是哪儿人？”

优优没答，反问：“咱们要谈多长时间？”

陈可看了一下表：“怎么，今天你还有事吗？”

优优说道：“余大哥没跟您说吗，我只有一个小时的时间，要是时间长，还得加钱的。”

陈可不禁有点反感，看着那张年轻的脸，那脸上只化了很淡的妆，但已足够漂亮。那种漂亮所代表的气质，是宝贵的青春和朝气，与他耳中听到的话语，不免显得格格不入。

陈可：“没有啊，老余跟我说谈一次最少两个小时以上。如果谈个两三次，一次五十，如果超过三次，二十就行。要不然咱们打个电话问他。”

优优愣了一下，显然没听出他的话中有诈。心虚了片刻，退缩回去：“大哥，我看出你这人挺好的，我也不想为难你。反正我也来了，今天就先谈吧，五十就五十吧。不过大哥你能不能多谈几次，我把我的事都告诉你，我还知道好多别人的事，我都可以告诉你。这一阵反正我也没事，我可以随叫随到的，那咱们就两个小时算一次吧。”

陈可兴味寡然地点了点头，说了句：“好吧。”

街道 黄昏

天上开始下雨，出租车穿过狭窄的街道，车内的陈可目视窗外，雨中的街市影影绰绰。

陈可画外音：“和这个女孩的谈话变成了一场交易，这让我对这次采访已不抱太多奢望。我想，这种钻进钱眼儿的女孩，还有爱情吗？这种女孩对伴侣的追求和对婚姻的态度，与她们从小就习以为常的交易心理，还能真正绝缘吗？”

那天我们还是从这个女孩的家乡谈起。优优出生和成长的地方我以前去过，那是一座风景美丽的偏僻的小城，那个小城的名字，叫做仙泉。”

陈可望着车窗外的雨雾，他仿佛看见了仙泉雨中的黄昏……

仙泉 黄昏

天上飘着细雨，少年优优顶着一块雨布，穿过冷清的街道，跑进仙泉业余体校的大门。

陈可画外音：“优优的故事，就从这个下雨的黄昏开始。”

仙泉体校拳击馆 晚上

仙泉体校的拳击馆是一幢外观破旧的大房子，优优走进这幢房子时并没有注意这幢房子有没有窗户，也没有留心房子里的光线都是从哪来的，但她看到了房子的一侧，有一个用粗绳圈起来的台子。台子不高不矮，方方正正，一些宽阔的脊背三三两两围在四周，观摩着台上一老一少两个人比比画画地打拳。老的头发花白，穿一身蓝色的运动服，在训练那位少年如何防卫和进攻。少年穿一条红色短裤，戴一顶防护的帽子，露着两只黑白分明的眼睛和一个挺挺翘翘的鼻子，但整个上身肌肤裸露。最让人触目的是皮肤上的汗珠，优优看见，那男孩很瘦，加上全身上下泼水一样的汗珠，一看就是个不堪一击的家伙。

拳击台右面有个储藏室，优优姐姐就在里面干活儿，优优绕过台子往那里走去，进门之前台上的少年正被击倒。优优推开储藏室的小门，姐姐正在屋里和一个阿姨聊天，见优优进来，惊讶地问道：“优优，你怎么来了？”

优优：“我忘带家里钥匙了。”

姐姐：“看你粗心大意的。”

姐姐一边抱怨一边从自己身上拿出一串钥匙，把家门的钥匙从上边摘下来递给优优。旁边的阿姨说：“哟，这就是你小妹呀，你小妹真好看。”那阿姨很丑很胖，眼睛盯着优优，问：“上高中了吗？”

姐姐说：“刚上初三，以后准备让她上个中专去，上中专比上高中实用。”

胖阿姨问：“中专，想学什么专业？”

姐姐说：“女孩子，学个财会吧，将来去当会计。”

胖阿姨说：“会计呀，会计好，将来工作好找。不是我多嘴，你们俩父母走得早，你这当姐姐的拉扯这么个小妹妹，这些年也真不容易，你还是应该赶快找个主儿。哎，菜市场那个姓钱的对你到底怎么样啊，你们俩到底有没有那个意思？”

姐姐尴尬地看看优优，优优沉着脸瞪了那位胖阿姨一眼，从姐姐手里拿了钥匙，不甚礼貌地推门便走。她从储藏室走出来时拳击台上已经空无一人，台子的四周也空空荡荡，整幢房子因为一览无余反而显得狭小起来。优优低头往门口走去，边走边往身上披挂雨布。这雨布只不过是前襟后背两片透明的塑料薄膜，天晴时对折叠起，装进书包绰绰有余。优优刚把雨布从书包里取出，从头上套下，这时她看到了独坐墙边的周月。

墙边是一排长长的条凳，凳子上堆了些凌乱的衣服——还有拳套书包之类，也许都是周月的东西。优优一下就认出来了，他就是刚才台上那个被汗水湿透的男孩，那个瘦得一点都不像运动员的男孩。

那男孩依然半裸着身体，靠墙坐在长凳的正中，防护的头盔已经摘掉，身上的汗珠依然发亮。那胡乱下垂的湿发让优优感觉像涂了很多发胶，和日本韩国的流行歌星造型相像。那些日本韩国的歌星也都很瘦，个个都像排骨似的，和他们相比，这男孩还算健壮。也许是斜刺而来的灯光遮掩了他的单薄，还把他的两块胸肌，勾勒得轮廓起伏。

优优一边走一边盯着他看，那男孩也看优优，眼睛黑白分明。那个刹那让优优觉得他真是好看极了。也许是领会到优优的好感，那男孩咧嘴冲她笑了一下，牙齿也是雪白发亮。优优慌慌张张地，也想回敬一个笑容，但嘴还没有咧开，头却先自低了，脚下绊蒜似的，稀里糊涂地走出房子，走进那场没完没了的细雨之中。她一直走到快要拐弯的地方，才又站了下来，回头向那幢破旧的拳击馆依依回望。

优优家 晚上

优优家住在一条狭窄的旧巷，优优回到家时雨已停了。她

踩着咯吱作响的木制楼梯，走上了她家那幢年代不详的老式楼房。

她一进屋，未及脱下雨布，先是扔了书包，又反锁了屋门，然后就跑到了镜子面前，仔仔细细地端详自己。突然，她听到有人上楼的声音，紧接着有人推门。门是反锁的，没有推开，优优赶忙过去把门开了，进门的是她的姐姐，还有姐姐的对象。优优看上去并不喜欢这位未来的姐夫，下意识地堵在门口，没有让开身子。

姐姐说：“啊，今天下雨，所以你志富哥收摊早，他今天带芹菜来了，今天给你包芹菜饺子，你不是最爱吃芹菜饺子吗？”

优优没有说话，从姐姐和钱志富中间挤过去，跑下了楼梯。

姐姐看看优优的背影，有些无奈又有些抱歉地看了钱志富一眼。钱志富无所谓似的，率先走进了屋子，问优优姐姐：“面放在哪儿了？”

陈可画外音：“优优姐姐的对象叫钱志富，是从农村来的，原来跟着父母在城里卖菜，后来跟父母打架分家，自己单挑了一个摊子。论条件他其实配不上优优的姐姐，他的长相不算太好，在城里又没户口，但优优看得出来，姐姐还是喜欢他的。优优从小和姐姐一起相依为命，所以无论姐姐喜欢上谁，优优都会感到特别失落。”

白天鹅餐厅外 晚上

优优跑下楼去，跑到巷口，抬眼看到了巷口的白天鹅餐厅。白天鹅餐厅的门口，站着一位十七八岁的女孩，正仰头看天，猜测是否还会下雨，见到优优便叫了她一声：“优优！”

优优停了脚步，回应道：“阿菊。”

阿菊：“你上哪儿去，到我们这来吃饺子吧？”

优优：“……我们家今天也包饺子。”

阿菊：“什么馅的？”

优优：“芹菜馅的。”

阿菊：“我们今天有三鲜馅的，里边有虾仁！”

白天鹅餐厅内 晚上

一盘三鲜馅的饺子热腾腾地上了桌子，阿菊和优优一齐动了筷子。优优一边吃一边比比画画地说着什么，神态看去兴高采烈。

陈可画外音：“那天晚上，优优就在巷口的白天鹅餐厅吃的饺子。优优长大以后才知道广州也有一家叫白天鹅的，是个五星级的宾馆，而她家巷口的这家白天鹅则是阿菊的老爸开的，总共只有八张餐桌。阿菊比优优大了三岁，中专即将毕业，在优优眼里已经是个大人，平时又帮家里盯着生意，练得说话做事很有心计。优优从小喜欢跟着阿菊，大事小事都和阿菊去说。那天晚上优优的话题几乎始终围绕着拳击，直说得阿菊渐渐起了疑心。”

阿菊：“哎，你什么时候迷上打拳了，你见过打拳吗，你懂打拳吗？”见优优哑然发愣，阿菊“喊”了一声：“你今天是抽什么疯呢！”

优优的兴致被严重挫伤，这于她不免有些意外。她从凳子上站了起来，嘴里还有半个饺子。她学着在武侠电视剧里看过的招式，以及下午在拳击馆的粗略印象，摆开架子冲阿菊打了一拳：“打拳，我怎么不懂，不就是这样吗！”

阿菊被优优的拳头晃得躲了一下，皱眉说：“打拳是男人才玩的运动，多野蛮呀。就你这种豆芽菜，到底是你打拳还是拳打你？”

优优收了架势，依然回嘴：“我不打，我喜欢还不行吗。”

阿菊奇怪地看优优：“你喜欢打拳？”

仙泉某中学门口 白天

放学了。学生们涌出校门，优优和几个男生打打闹闹地走在后面。她两手握拳，比比画画地挥舞着，做着刺拳勾拳组合

拳之类的动作……

一位男生被她打疼了，龇牙咧嘴地问：“嘿，优优你是男的还是女的？”

优优马上瞪眼：“女的怎么啦，拳王阿里的女儿就是打拳的！”

另一男生说：“你老爸是阿里呀？”

又有人接着问：“你见过你老爸吗？”

优优愣了一下，骂：“滚，你找我捶你吧！”

男生们哄笑一声，四散而去。

优优望着他们的背影，挥起胳膊，用力地向前击了一拳。然后悻悻地向回家的路上走去。

陈可画外音：“优优真的喜欢上了拳击，虽然拳击在中国是个冷门的运动，虽然拳击在全世界都是男孩子玩的，虽然拳击粗野、血腥，并且充满危险，但优优还是喜欢上了拳击。”

仙泉街道 白天

阿菊站在一家商店的门口，等着在店里买香烟的男友德子。刚刚放学的优优路过这里，悄悄走到阿菊身后，猛地吓了阿菊一下。阿菊捂着胸口一阵喘息。优优嘎嘎笑着跑开了。

德子买了烟走出商店，望着优优跑远的背影，冲阿菊叨咕道：“优优吧，准是又到拳击馆去了。我原来还以为她和她姐一样是个受气包呢，没想到这家伙越大越闹！”

阿菊随声附和：“可不是，真是越大越闹！”

两个互相挽了胳膊，向街对面走去。

仙泉体校拳击馆 黄昏

优优坐在拳击馆墙边的长凳上，默默地注视着那个男孩在屋子的一角认真地击打沙袋，她的目光变得柔和起来，安静地倾听男孩气喘吁吁的声音。

陈可画外音：“谁也不知道优优为什么变得这么好斗，这么粗野了，人们只知道优优每天放了学，总要先到体校去。没

人发觉有什么可疑，因为大家都知道，优优的姐姐在拳击馆上班，优优是找她姐姐来了。”

拳击馆 白天 黄昏 夜晚

无数个白天、黄昏、夜晚，优优都在拳击馆的某个角落出现，她忽而学着那个男孩的样子，找一个沙袋使劲击打，忽而远远地坐在墙边，看着运动员们枯燥的训练，听着老教练大声地吆喝叫骂。她始终没和那个男孩说话，有几次男孩走过她的身边，有几次就在她身边不远处穿衣换鞋，有几次他迎面而来，擦肩而过……甚至，有几次他们目光相遇，但谁也没有主动开口。拳击馆来来往往的杂人很多，没人特别留意角落里这个不言不语的女孩。

优优一边击打沙袋，一边偷窥男孩；

优优深情注视的目光……

男孩汗水淋漓的脸庞，湿漉漉的头发随着每一下击打而甩动着……

有一个声音在门口叫喊：“周月，你姑姑看你来了！”

男孩转过头来，目光向门口望去……

优优看到了男孩眼中的温暖。

优优家 晚上

已到了熄灯上床的时间，优优铺好被子，她看到姐姐洗了脸，上床前的神态似乎有点异样。

姐姐看看优优，犹豫着开口：“优优，有件事，姐姐想跟你商量。”优优看着姐姐，沉默地等她说下去。

姐姐：“姐姐可能要把体校的那份工辞了，不在那儿干了。”

优优一怔，有些着急地问：“为什么？你在体校那工作，不是挺好的吗？”

姐姐沉默片刻，开口说道：“姐姐可能……可能要结婚了。”

优优：“结婚？”

优优虽然知道迟早会有这天，但她愣了片刻，眼泪还是噼里啪啦地掉下来了。姐姐把她抱在怀里，这一抱反而让优优出声地抽泣起来。

姐姐也哭了。

陈可画外音：“优优从上小学那天起，父母就离开了她们，姐姐是她惟一的亲人，姐姐就是优优的家，就是优优的家长。优优甚至觉得，这是她们这个幸福的家庭最后的一个夜晚，似乎明天一早，太阳升起之后，她的姐姐就要被那个名叫钱志富的男人领走，这个家也就永远不复存在了。”

优优家外 早上

优优走出家门，走下楼去，她家的门上还贴着一团新气的红双喜字。优优穿过短巷，走进巷口的白天鹅餐厅。

白天鹅餐厅 早上

白天鹅餐厅的牌子正在被人摘下，几个小工用水清洗着门窗上的白天鹅字样。优优的姐夫钱志富和一位厨子正把“志富火锅店”的牌匾安装在门楣上方。阳光映红的店堂里，优优帮着姐姐清扫地面、布置着桌椅。优优摆好一张餐桌，装好吃火锅用的煤气罐，起身抬头，看到阿菊出现在门口，目光不无失落地环视着这间粉刷一新的屋子。

陈可画外音：“其实后来的情形并非如她所想，姐姐结婚后依然对她很好，姐夫钱志富搬进她家，实际上改善了这个家庭经济上的窘迫状况。因为阿菊的父亲某日突然喝酒中风，阿菊家的生活立即发生巨变。阿菊和她的母亲都没有能力支撑‘白天鹅’的生意，于是钱志富就用自己的全部积蓄，盘下了这间只不过三十米见方的白天鹅餐厅。优优的姐姐既要负责采买和收账，又要帮着师傅打打下手，体校的那份工作自然是不能干了。”

钱志富走进餐厅，对站在门口的阿菊说道：“阿菊，进来